

父亲，那些立在乡间的房

我为春天写首绝句

那一间间立在乡间的房子，像一尊尊可以自由呼吸、自由说话的活物，映射着父亲的轨迹，宣告着父亲的活法，诉说着父亲的苦乐悲喜、荣辱得失……

—

我的父亲，是一个地道的农民。自从他当了父亲那一日起，他最大、最庄严的事情，就是要给我们盖一幢新房。我想，或许因为父亲是文盲，在儿女的人生大事上帮不上忙，就只好为我们建一幢像样的新房，为我们的婚姻大事打好根基。

几十年前，在老家村子里，婚姻是建立在一幢新房基础之上的。似乎谁家有好好的房舍，儿女就有成就婚姻的底气。更准确地说，在我们那个村落或方圆几十里的无数个村落里，房子的确是一个家庭兴旺的标志。

记事起，父亲对房子的渴望，超出了他对生命的遵从。他说自己这一辈子，一定要建一幢漂亮的新房，为我们三姊妹留下安身立命的根……

父亲从小就抱给了瘸腿的大爷。十岁时，遇到三年自然灾害，大爷自己都难活下去，便不要父亲了。父亲只好在祖屋旁，搭了个临时落脚的草棚。二十多岁时，和同样无依无靠的母亲成了家。草棚年年修年年补，外面下大雨，里面漏小雨，稻草四处乱飞。父亲说无论如何也要找干部批点地，新建一间土砖房。

找到大队支书，大队支书正眼都没看父亲，指着屋前十米高的边坡说：“看看，这个边坡快被雨淋垮了，没空管你批地的事，你抽个空，给我到后山上抬点石头来，把这个边坡砌好后，我再带你到公社去看看。”

父亲抓住救命草似的，连连点头。叫上自己的堂弟，接连一个多月，顶风冒雨，把边坡砌好后，终于让大队支书去公社批了三分田下来。母亲说，那四间土砖瓦房，是我刚出生那一年，父亲和她到十几里外的深山老林里，去把那一根根杂木、杉木、松木椽子，从陡峭的深山中，拖到山脚下，又从山脚下的荆棘丛中搬到小路边。盖房的那年春节，家里没有一粒谷子，没有半把面条，是借了人家一碗麦面粉，让我们三姊妹每人吃了半碗，而父亲和她，则什么都没吃。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红薯熬成羹，再拌上白菜叶子和萝卜丁，做得尽量好看些，希望我们能多吃些，奈何红薯、萝卜是粗粮，又没有油水，一家人吃了一段时间后，个个面黄肌瘦。但父亲就是吃着这样的大年饭，接连几个月都在挑泥踩泥扛椽子。

土砖房砌好后，走进空荡荡的家，中间除了二楼横架着还算整齐的一排椽子，连块楼板都没有，一眼望得见屋顶的天空。一旦屋顶乌云密布，父亲就满脸愁容，生怕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淋湿了墙。父亲不顾一切地爬上屋顶，往土墙上铺稻草，再在屋顶的椽子上扯上薄膜，用砖头木棒压紧扎实，为那个寒碜的房子遮风挡雨。

到了冬天，父亲准备做瓦、烧瓦，去盖屋顶。冰天雪地的天气，父亲到深山老林的冰棱里，砍来杂木柴棍，连滚带爬地挑到邻居家的屋檐下晾着，待开春后天气暖了烧瓦用。做瓦是个技术活。土黏了，做出来的瓦容易变形；沙粒多了，烧出来的瓦耐不了风雨和冰冻。父亲把一大堆适合做瓦的土，来回用大小筛子翻倒筛选，然后赤着脚，牵着牛，来回地踩，让泥土变成湿润黏稠的泥浆。移到荫棚下，再切成薄薄的泥皮，贴在瓦桶上，转动瓦桶，抄起一把月牙弯铁铲，对着旋转的瓦桶拍拍打打，时不时添一把泥，洒一把水。

瓦做好后，父亲把冬天里准备的柴火，背到瓦窑边来，请烧瓦师傅烧瓦。烧瓦，最讲究火候，先要小火烧三至七天，再要杂木柴棍的硬火，猛攻六至十天，最后用中火烧三至五天。熄火后，用锄头扒开窑口，父亲用右手粗壮的食指，对着弓起的瓦背一弹，“锵隆隆”地脆响，瓦就烧好了。多少年来，那窑半圆的小瓦，在我家土砖房和日后的红砖房顶上，一行一行地，排列整齐，错落有致，像凝聚在天空的雁阵，一根根椽子把它们托举成一排排人字，远远地看，如同一册掩埋在村庄大地上的无字天书……

—

翻建成红砖房，是火星子落在父亲脚背上的急！土砖房建好后，尽管父亲不顾一切地用稻草、薄膜抵挡，但没完没了的雨水，加上肆无忌惮的大风，不停地从四面八方袭击墙面。时间久了，稻草枯烂，薄膜脆碎，待父亲把烧出来的瓦盖上屋顶时，已是第二年的事了，四面墙体已被雨水侵蚀得伤痕累累。到我三岁时，房子倾斜，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。

为了稳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土砖房，父亲想方设法用木料抵住房梁和墙体。风雨来袭，父亲无可奈何地把我们喊出房外，他一个人守在土墙上，随时应对突如其来的意外，生怕一场风雨毁了这个家。勉强撑过了一年，父亲再不敢大意，准备翻建成红砖房。

那一年，准确地说是1984年，父亲被逼上梁山、走无退路了。他下定决心，哪怕砸锅卖铁，也要把房子建得牢实和好看一些，为三个子女的婚事做好铺垫，好长大一个，成家一个。他觉得，这是自己作为父亲，一辈子的价值，一种最真实的存在。

好在这时已包产到户，乡亲们有了自己的田土，可以放开手脚开荒挖地。父母在山坡上开了不少荒地种庄稼。忙完农活，父亲隔三差五到30里外的煤窑下并挣钱。

从头一年冬天开始，父亲领着我的两个表哥，冰天雪地里，担着谷箩，把旧衣服撕成布条，绑在鞋跟上，天不亮出门，翻山越岭到30里

外的煤窑，挖煤担煤。担回来后，做成煤饼，烧红砖用。

为省下担煤开支，父亲找到窑主，他和两个表哥先下井，帮窑主挖4个小时的煤，不要工钱只担煤走。每次，父亲挖了煤，把两个谷箩踩紧踩实，尽量多装些，再三个人分开挑。那个冬天，父亲带着两个表哥，拼了命地挖煤、担煤，来来回回，挑了上百趟，三个人穿烂了好几双解放鞋。

天气转暖了，父亲平整场地，想在屋前填出一大块空地，好在日后新房建好后，有一块晒谷子、晒玉米的平地，将来我们三姊妹结婚成家时也宽敞些、方便些。接着父亲请来三个泥砖匠人，夜以继日选泥、筛泥、踩泥，做泥砖。做好的泥砖，一排排、一路路地码在宅院里，等待干得差不多了烧窑。

把泥土变成红砖，是修房子最操心最磨人的细致活、麻烦活。泥砖做好了，入窑前，成千上万块砖，娇气得很，太阳晒不得，风雨淋不得，不能阴天干，不能湿气重。父亲为了护住泥砖，从早到晚忧心忡忡，上蹿下跳，没有安稳过。好不容易到了烧砖的时候，又要请烧窑的老先生，慎重挑选好日子，挑选窑址，定好窑口；看天候、看风向，考究泥砖、煤饼的配比和火势火候。

最难的，要数我那精打细算的母亲。过完年，家里天天要请人帮工，一日三餐要吃要喝。家里的粮食就那么些，再没有，也不能亏待前来帮忙的乡亲。母亲既要操持一日三餐，又要掌控父亲顾不上事。为了那一日三餐，从年初开始，母亲就厚着脸皮走东家找西家，到处借米、借油、借钱。

下半年，雨水少了些，父母左急右赶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把新房建了起来。四间红砖房，从远处看，在大家都还是低矮破旧土砖房、木房的村落里，算是光鲜亮丽的。搬进新房后的父亲母亲，尽管背了一身债，但日后在那个宅院的日子，时不时被乡亲们夸着，身上承载的痛楚轻了不少。每当乡亲们路过我家，都要看一看、望一望，盘算着自己的子女差不多大了，也该建一幢这样的红砖房了。

后来，我们三姊妹的婚姻，在左邻右舍的目光中，从订婚到成家，他们都认为较为顺利，这与父亲为我们盖起的红砖房不无关系。那是仅有三分田的一处乡村小宅，正中间的土地上，盖了四间房屋，分为上下两层。多年之后，主房东侧，再盖两间厢厦，这样的六间房子，为我们撑起了人生的天地，让我们避免了乡村世界里的那些风吹雨打……

—

最后一次建房，是父亲活在世上最后的倔强，留给人世最耀眼的存在！

四十年弹指一挥，我家的红砖房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风雨的侵蚀，椽子、椽子、瓦片时不时出毛病，早已跟不上时代了。我们三姊妹都离开老家，如果父亲母亲去了，再也不会建房了。父亲明白了这些后，打定主意，他要在有生之年，建一幢让我们拿得出手、留得住根的新房。

为了盖这个房，父亲早在很多年前，把房前屋后和抛荒之地，全都栽了杂树、杉树。到了冬天，还在那树身上涂上白灰，围上稻草，给树取暖过冬。那些树在多年后，都做了我家新房上的檩梁、顶棒。

那些年，父亲为了多攒点钱，在东边的厢厦旁，掏出一块空地，添置了偏房，把两间厢厦隔成三间猪栏，分开喂养母猪、架子猪和大肥猪。卖一茬猪，就把钱存进信用社。农闲时，跟着别人到城市的工地上做小工，把多余的粮食酿成白酒卖。2021年底，我陪着父亲到信用社取钱，交来年建房用的红砖、钢筋、瓷砖的定金。看到打印出来的折子，我大吃一惊，连本带息50余万。

春节后，年味还未消散，冰天雪地的，父亲脱下厚厚的棉袄，一个人把家当搬往邻居家寄存。当挖土机伸开臂膀，掠过老屋的屋檐，凿下屋顶上那一路路、一行行的青瓦时，70多岁的父亲，眼含热泪，伫立良久。

这一年，老家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，整个夏秋季节，热浪滚滚。父母从早到晚蓬头垢面，身上缀满盐浆，一心扑在建房上。7月，浇灌二层混凝土时，父亲从早到晚浇水降温，全身上下淌着汗，气都喘不过来。正在砌墙的表兄，望着父亲，心痛不已：“舅，老表他们三姊妹都出去了，你不一定非得这样盖房，不能为了建房不要命啊！”父亲没有马上说话，他瞟了一眼自己的外甥，把目光定在拔地而起的新房框架上：“甥，大舅这个年纪了，说不清今天在，明天就走了，今天干得动，就要盖起来。盖起来了，他们隔三差五会回来。如果哪天走了，房子没建起来，我没有为他们立一份看得见的家业，没给他们留下根，今后他们就不会回来了，连给列祖列宗烧纸的地方都没有，我这一世的人生就愧对了。”

崭新的别墅建好后，父亲趁热打铁，在房后的空地上，又建了四间平房，平房顶上铺了双层钢筋，浇灌了厚厚的混凝土。农忙时，是晒院，晒谷子、晒玉米。农闲时，是停车坪，拉开车门，一脚就跨进了家。

2023年，住进了新房，父亲异常开心，异常知足，能吃能睡能喝，能挑能背能扛，像只不知疲倦的陀螺，停不歇地忙碌在地里，这是我有生以来，看到父亲过得最得意、最幸福、最开心的时光。天有不测风云，2024年5月，父亲时不时乏力，双脚浮肿，食欲不振，以为年纪大了，少干点活就好了。拖到10月，到医院检查，确诊肺癌晚期，已扩散全身。两个月后，父亲离开他无限留恋的人世……

从今往后，只有父亲建在乡间的房舍，才像一个可以呼吸的活物，映射着他一生的轨迹，宣告他一辈子的活法，讲述着他的前世今生……

为春天写一首独一无二的绝句，绝对是一件有趣的事。

这首绝句一定要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。常言道，文好题一半。我琢磨着，这标题必须契合春天的意境，还要被大众认同。转而又想到古人写诗作文讲究开门见山，题目最好通俗易懂，思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实在些好，突然间，“春日绝句”这几个字从脑海中蹦了出来，就是它了！当然，要是不满意，还能另起炉灶。就算用“无题”做标题，也能引人无限想象。题目初步拟定后，接下来就要精心构思诗的内容了。

创作绝句，首先要确定基调，以欢喜和热爱作为主题非常贴合春天的氛围，应时又应景。把春天写成悲情并不是不可以，但春天更适合用来弘扬主旋律，传递正能量。

文有文眼，诗也有诗眼。这首诗眼在于精准捕捉意象，诗的意境是绝句特别讲究的。意境的营造需取材于典型且具体可感的意象，巧妙调动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各种感官，细腻描绘出春日独有的景致与活力。同时，平仄和韵脚也得充分考量，让诗句读起来朗朗上口，富有音乐美感。当绝句的创作有了初步的轮廓，接下来，我便可以开始谋篇布局了。

首联开篇，风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意象，甚至可以是最为关键的文眼。在我心中，春风是揭开春天序幕的先行者。它无声无息，丝丝缕缕，拂过田野，沉睡的冬水开始“咕咚咕咚”地冒泡，嫩草“喇”地一下就染绿了一片片水田；春风吹过村庄，牛们知道开犁的日子即将到来，不停地用角顶撞牛栏，渴望奔向春天的田野。农人育种的心思也不断活跃，春播的计划在他们的头脑里日渐清晰；春风掠过水塘，柳枝上爆出了成千上万的鹅黄嫩芽。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鸭子用它们的脚掌拨动着春水，泛起了层层波光；春

风穿梭于山林，枝叶摇曳起舞，仿佛奏响了一曲绿色的歌谣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它所到之处，大地铺绿，万物复苏，欣欣然，一切都生机勃勃起来。绝句的颌联，自然要留给绵柔的春雨了。我想起来自清先生笔下的雨：“雨是最寻常的，一下就是三两天。可别恼。看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密密地斜织着，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。树叶却绿得发亮，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。”而杜甫亦有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”的千古名句，雨是春天的精灵，或浙浙沥沥，或纷纷扬扬，轻柔洒落人间，润物无声。这春雨是绿的希望，也是花的梦想。村落旁，杏花吐蕊，梨花怒放，桃花披上红色云霞，将春天装扮得五彩斑斓，绚丽多姿；竹林中，一枝枝笋芽拱破土壤，冒出了细尖，它贪婪地吮吸这珍贵如油、甘甜似乳的雨水，生长的场面如火如荼、热闹非凡；田野上，被雨水亲吻过的油菜花，撑开了鼓鼓的花苞，露出了一张张金黄灿烂的笑脸。“春雨路雨添花，花动一山春色。”雨水落，山川尽染春色，令人心身舒畅。

春天绝句的颈联，要描写人们欢快的活动了。人也是春天的重要主角。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里，采春也是一件趣味横生的事。春天一到，荠菜、艾草、蒲公英、苦苣菜等野菜纷纷涌现，竞相生长，遍地都是它们鲜嫩的身影。随手采摘一把回去，可凉拌可清炒，入口都是春天最纯粹的味道。其中，用艾草制作而成的艾把把，则是乡间久负盛名的绿色美食，频频亮相于餐桌，那独特的清香，承载着浓浓的春日韵味。“忙趁东风放纸鸢”，孩童们手持风筝，奔跑在春风的怀抱中，将欢快的童年时光放飞于蓝天之上。踏青寻春正当时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沉浸于大自然的旖旎风光之中，笑语欢歌与青山绿水同频共振。农家小院里，勤快的村妇从



将一滴春雨剖开(外三首)

春雨吹响号角
冲锋陷阵
追杀残冬余寒
远山沟壑
充满骊腾驴欢
奶根肿胀的河流
喂养小驹雏蹄

鸟儿静立
梳理羽毛
一声啾啾
修饰枝头的弹性和弧度
一场迎春大赛引起围观
啾啾的节奏耀眼夺心

一把红伞闲庭信步
一朵朵笑声
簪在秀发之上
娇饰闪亮的眼光

犁铧褪去锈迹
将一滴春雨剖开
一半交给现实
一半交给希望

蓑衣张开羽翼
指头袒露出嫩红
松开紧口的衣袖
甩开臂膀描画美好蓝图

©小河
截一支笛管

让风吹奏
帆影点点的音符

鱼合着节拍
轻缓地摆尾
饵料一朵桃花
斜插头顶
众鱼相拥
推进春天的洞房

河边的村姑
露出如藕的手臂
把陈旧的心事
一件件展开
清洗若有所思
荡起的涟漪
随着含情的目光
飘向远方

©桃花
乡村的桃花
野性地燃烧
掩映青青的麦苗
行走的姑娘
颌首低眉

蜜蜂在花心耳语
羞红的脸庞
如初恋一样
寝食难安

无数的桃花

是展开的情书
字字带有禾旁
句句嵌有诗语经典

风提着春宵的灯盏
站在乡村梦的出口
惹得柴门犬吠
与高铁汽笛
相互较劲

©绿色
用绿色的布作窗帘
窗外是灰色的高楼
用春天的颜色
来装饰苍白的空间

或许这种想法
过于幼稚
那些绿无法进入小城
偶尔有鸟冒着危险
将一滴绿色的叫声
撒在无法生长的城市上空

于是更多地想起
叫丁家坪的乡下
有两位老人
一次次不厌其烦地
将那些小小的苗
浇灌浇灌再浇灌
等待开花结果
果熟之后
再送果入城

□康合兴

□张步伐

天空之境 张靖 摄于通川区东岳镇凤凰村